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夏四月己巳朔四川轉運副使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李唐孺特進一官右中散大夫井度直祕閣錄餉軍之勞也

壬申御史中丞何鑄言御前軍器所既屬工部郎合隸臺察又匠工四千五百餘人内二千九百餘人係諸郡

差到乞揀退其老弱不堪者從之

癸酉宿州觀察使帶御器械鄭藻知閤門事

乙亥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婺州信安郡王孟忠厚判紹興府兼照管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照管攢宮禁衛

此似因向者劉一止論列之故去年高世則判溫州帶景靈宮使入衛前亦未有例也

國學免解進士張嵲上書言四川之利其興未盡者有二鄉兵不可不盡教軍粮不可不廣糴大畧欲教民兵於內郡而令五等戶粮納夫錢漕司差官於豐穰之郡買粮則

不患不足又言州縣官擾民及隔槽破產科舉徇私入粟之人居官貪墨等凡十三害詔胡世將張燾相度按燾為路帥而兵財之事與宣司同相度此所謂四川事盡委卿也丙子詔諸州縣量收免行錢自宣和間始復熙寧舊法罷行戶而令輸錢至靖康初又紹興初元年三月雖令現任官市買方物悉如民間之價而汙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為不便會興軍用乏遂復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竝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日歷無此指揮令以紹興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戶工部

看詳狀
收入

已卯參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近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人之犯淮西也近請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近聞引疾求去上未許鑄又劾近懷私立異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因交章論近於君父之前則繆為將順而多所面從對士大夫之前則退有後言而惟知掠美乃有是命

癸未太府少卿沈昭遠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司農寺丞李椿年為尚書度支員外郎

乙酉太尉慶遠軍節度使知鎮江府郭仲荀為醴泉觀使免奉朝請仲荀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戊子上曰陣亡士卒多寡之數人言不同恐有漏落則忠魂義魄或不賞贈典莫若出榜使死事之家得以自陳則實數見矣　右承事郎張子顏右承務郎張子正竝直秘閣賜六品服二人皆浚子時浚自建康來朝既

對遂有是命自是大將子孫率多除職焉

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　詔祖宗時樞密院無計議官可罷之　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沿江點檢措置防守還入見　右宣議郎樞密院計議官王湛直秘閣充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兼措置河東忠義軍馬司參議官　右文殿修撰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朱芾充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司農卿李若虛充秘閣修撰知宣州二人皆岳飛幕客也自軍中隨飛赴

行在上將罷飛兵柄故先岀之

辛卯詔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俊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密奏於上以柘皋之捷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檜與參知政事

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乃至上即召同入對諭旨令其與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分草三制是夕鎖院壬辰揚武翊運功臣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節制鎮江府英國公韓世忠安民靜難功臣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濟國公張俊並為樞密使少保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

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為樞密副使竝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中興聖政何俌龜鑑曰謬哉范同之為檜畫計也同之議曰諸將俱握重兵必甚難制莫若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此范同但求以助和議而然也檜乃用之詔罷宣撫兵隸樞院附和則保富貴是故張俊先至則除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言和則傷於讒岳飛最後至被禍最慘矣

詔三省樞密院官依東京舊例分班奏事

癸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序位在岳飛之下以飛階官

為少保故也飛請班次翁之下不許上謂大臣曰昔三
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
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　監察御史祝師龍試太府
少卿　大理寺丞王師心為將作少監軍器監丞鮑琚
為軍器少監填復置闕師心與祝師龍皆自廣州鞫獄
還故有是命
乙未樞密使張俊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
屬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議和且覺朝廷

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上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獎諭詔詞畧曰李郭在唐俱稱名將有大功於王室然光弼負不釋位之釁陷於嫌隙而子儀聞命就道以勲名福祿自終是則功臣去就趨舍之際是非利害之端豈不較然著明意蓋有所指也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烏珠何足掃除乎

是日詔宣撫司並罷遇出師臨時取旨逐司統制官已下各帶御前字入銜令有司鑄印給付且依舊駐劄將來調發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統制官等各以職次高下輪替入見王伯庠撰王次翁敘記云紹興辛酉敵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連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擁重兵輕視朝廷其年柘皋之捷有旨令大將入朝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秦檜為相先臣參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檜憂之甚先臣為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

者六七日飛既到以明日鎮院皆除樞密使趣命入院供職罷其兵柄晡時有旨鎮院明日宣麻是夜半復以制分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選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歎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所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按此所云夜半以制分命列校更其銜為統制御前軍馬一節與日歷所書不同日歷鎖院在辛卯降制在壬辰張俊歸部曲及諸將帶御前字在乙未前後凡五日不知伯庠何以云然姑附此更須詳考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檜曰前所共憂者一旦變為平安之道廟

堂不動聲色而三大將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先彼曲士不通世務挾口舌以議政者已皆言塞意順謂此非常之舉因為檜陳善後之策凡七事大槩以沿邊倚兵為重令大帥去則人心懼昔日三帥兵律不同令合而用之固有以更易為便亦有念舊而不能忘者又三帥分地而守各任其責令統制官在外有如塵蒿使誰糾合又諸軍係宣司按月勘請令既罷合漸立法庶無冒請之弊傳曰平亂責武臣望以數事悉付右府俾經畫之

而酌其可否他日攻守進退彼不得為言矣　右正言
万俟卨試右諫議大夫
丙申詔三宣撫司官屬竝優與陞等差遣
是月慕容洧破新泉寨又攻會州將官朱勇拒戰破之
洧憤將益兵入寇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遺洧書勉以
忠義且言金人欲髡五路之人太尉抗論以為不可人
心積怨金人而歸恩太尉誠乘此時料簡精鋭保據險
阻儲積粮食繕治甲兵拒此殘敵為持久計敵必舉兵

以攻太尉據險以待世將當出兵岐隴共乘其弊如此則太尉今日之舉乃吳公和尚原之舉也吳公之勲業寵禄不再見於太尉焉往哉比聞金人有疑太尉心而置同帥於山後事危矣計不早定計必中發先發者制人不易之論也惟太尉圖之洎自是不復侵邊勇本洛城人在會州嘗與夏人戰擒其驍將由是知名

五月戊戌朔故武節郎殿前司統制官鄭滋等六人贈官録子孫有差以淮西戰殁故也

己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實錄院修撰范同爲翰林學士

是日柔福帝姬薨於五國城此據十二年九月僞公主案款修入

庚子賜三宣撫司統制官以下詔書朕延登秉鉞之元勲竝任本兵之大計凡爾有衆朕親統臨肆其偏裨咸得專達尚慮令行之始或墮素習之規其各勵於乃心以務肅於所部詔林待聘所草也

辛丑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爲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粮置司楚州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提舉大

軍錢粮等事吳彦璋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粮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京湖軍馬錢粮置司鄂州各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諸軍並聽節制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

壬寅右文殿修撰陳桷充敷文閣待制知池州蘄州防禦使辛永宗為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宫右武大夫欽州刺史王敏求為左武大夫添差兩浙西路兵馬

鈐轄仍釐務栁韓世忠幕客永宗敏求張俊岳飛親校也以龍從軍故遷之　詔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馬擴累乞宫觀特依所乞

癸卯御前統制昭信軍承宣使王勝江州觀察使劉寶竝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磁州團練使成閔為棣州防禦使中亮大夫果州觀察使岳超領武勝軍承宣使四人皆韓世忠部曲也　戍州言同谷縣民王澤六世同居行義異常宅前後有二柳皆同根榦中分二股上

復長合實為奇詔旌表門閭

甲辰顯謨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周聿試尚書刑部侍郎

試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為寳文閣直學士樞密都

承旨　御前統制武功大夫通州團練使燕閤門宣贊

舍人李捧落階官為岷州團練使敦武郎顧暉為武翼

大夫忠州刺史二人皆張俊部曲也

乙巳樞密使韓世忠獻西馬五百匹在楚州諸軍者詔

收入帳

丙午詔文臣封敘並許帶左右字

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閲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府二樞密出使未見降旨之日今年六月二十日朕著數朕云五月上旬有指揮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出外按閲軍馬丁未初十日也故附於此日又按日歷此月十一日戊申韓世忠獻錢粮之在楚州者宜與此相關權附此須求他書參考

日本

戊申樞密使韓世忠言自提兵以來有回易利息及收

簇遺積軍須見在錢一百萬貫排垛楚州前軍軍中耕種並椿管米九十萬石見在楚州封椿及鎮江府揚楚真州高郵縣江口瓜州鎮正賜公使回易激賞等酒庫一十五合行進納望下所屬交收詔嘉奬　尚書右司員外郎沈昭遠權戶部侍郎時命昭遠措置津發般運楚州錢米故有是命後三日昭遠辭行　太常少卿陳桷權尚書禮部侍郎　尚書左司郎中施坰守太常少卿　正武大夫忠州刺史王剛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

知襄陽府御前遊奕軍統制武糾竝進橫行一官二人
皆岳飛部曲也
己酉尚書右司員外郎錢棄太府少卿李公懋竝為左
司員外郎　司封員外郎楊愿司勲員外郎莊必强竝
為右司員外郎
庚戌龍神衛四廂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韓世良為奉國
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世忠之使樞密也世良自權主
管步軍司公事引嫌罷軍職故遷之

辛亥御前統制相州觀察使王德為興寧軍承宣使盧州觀察使田師中為保寧軍承宣使協中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劉寶翊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李横並為正任觀察使新州刺史馬立為正任防禦使翊衛大夫楚州團練使張淵落階官德仍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師中立並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六人皆張俊部曲以宿悤功依所擬定也

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虚辭非實用也

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指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

甲寅詔樞密行府於鎮江府置司仍令遍行廵歷措置

直祕閣知泰州王暵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丙辰罷三樞密府承受文字官者員以御史中丞何鑄言韓世忠等既已除樞密使副稽之典故大臣投進文字自有通進司欲望減罷承受文字官故有是命　中

書舍人程克俊淮南幹事還入見　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汪伯彦薨年七十三上悼之後九日降制除開府儀同三司到仕訃聞贈少師賜其家田十頃銀帛千疋兩官給葬事又官其親屬二人於饒州後謚忠定熊克小歷稱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彦卒於饒州伯彦除儀同在此月乙丑方薨時第以檢校官為節度使也

庚申太尉保成軍節度使充殿前副指揮使主管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為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賞柘皋

之提也林泉野記云楊沂中濠州敗績殿前司兵幾盡秦檜利其繆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以慢軍勢

資政殿學士知泉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州之錄事參軍誤以流罪囚陳翁進為死罪囚陳進哥既論決矣直柔乃自劾上以大臣不問但劾其官吏直柔慚懼力請奉祠言者論之詔提刑司取勘　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李中儒以淮西餽運之勞特轉行一官　左武大夫耿著遙郡刺史添差荆湖南路兵馬都監著韓世忠親校也於是世忠官屬十

五人竝進秩一等選人改合入官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勾濤卒於秀州濤奉祠退居上歲賜以金帛茶藥恩禮優異嘗除知潭州不赴比訃聞上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悼惜久之

辛酉布衣虞宰獻樂曲詩上頌大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葢欲知民之利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得失耳若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令還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勿受

癸亥左朝請大夫直秘閣劉阜民充秘閣修撰知秀州以淮東宣撫司結局推恩也　饒州童子江安國九歲其弟定國七歲皆能誦經子書詔免解一次

甲子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興寧軍承宣使熙河蘭鞏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王德為清遠軍節度使賞柘臯之捷也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統制田師中為平江軍節度使亦賞柘臯之捷也初張俊之長子早卒其婦

更嫁師中因呼俊為阿父事之如子姓故每戰必有奇功而天下之人不信其果戰也至是王德竝建節鉞人無愚智皆以德為當而不稱師中此竝據徐夢莘所編附入詔丁憂人前左奉議郎張九成令在家持服候服闋日取旨初徑山僧宗杲聚徒千餘士大夫從之游者甚衆而九成亦往來其間秦檜疑其議已言者即奏近者朝廷延登功臣寘之樞筦而異意之人不顧安危鼓倡浮言誑惑衆聽如九成者實為之首宗杲從而和之恣行誹訕

務欲搖動軍政以快其私伏望嚴賜處分詔宗杲特還俗送衡州編管而九成有是命　左朝散大夫王壽落致仕壽守象州年五十九歲而告老至是顯謨閣學士梁揚祖等三人薦其才故復令出仕言者論壽頃以受贓事露為部使者按治遽稱疾休致不可再齒搢紳乃罷之

丙寅左中大夫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王㬇陞直龍圖閣以㬇往在單州嘗應副元帥府錢糧礙止法未得遷

故也 詔汀州編管人范漴免監管令赴貶所漴守鄂州坐故縱郝抃為韓世忠所劾抵罪至是用世忠請而釋之事祖見紹興九年正月

六月戊辰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為子羽之父韐部曲韐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者甚衆自俊晚年主和議已下並據林泉野記附入

辛未上謂大臣曰外國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為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較彼軍旅侵犯則禦而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外國此最為得體也　權尚書工部侍郎晁謙之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謙之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直秘閣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裦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壬申户部奏贖刑文字上曰朕謂凡為政之本必抑强

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即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　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曾慥充秘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自請也　左朝請郎林大聲爲尚書度支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大聲侯官人初爲永嘉丞用章誼薦擢守建昌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之

癸酉分行在省倉爲三界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户白苗

米南倉受之以廩宗室百官為上界次苗次北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糧米東倉受之以備諸軍月糧為下界

甲戌上謂宰執曰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在宫中聲色之奉未甞經心只是静坐内省求所以合天意者秦檜曰陛下聖德畏天如此中興可必也

乙亥左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撫樞密使華國公秦檜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
宣制畢上臨軒再坐引檜入見命坐賜茶　詔有司造
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上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
與敵戰常以此弩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
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令
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命殿前司閱習將士
有能貫甲踰三石力弩施三十矢者進秩一等三石五
斗力者倍之賞格在七月丁巳

辛巳右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慶孫等六人並停官永不得與堂除以言者論其不孝也或曰慶孫嘗為趙鼎所薦故秦檜斥之

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廸功郎曾臨川人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

癸未資政殿大學士江南東路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葉夢得陞觀文殿學士　徽猷閣待制知明州兼浙東沿海制置使仇悆與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

沿海制置使梁汝嘉兩易僉為人勀急軍士頗不安之僧王法恩因與軍民施宥鄒子明等陰謀為變法恩者以持䜟迹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因以是幸富貴約以是月庚寅奉法恩為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僉改命後六日其徒書法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俄而沓至所問命皆同大常疑焉始最後至者曰此非君五行在五術中有不可言之貴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

也法恩至其肆大常遽拜之奠以人俾妻子拜舞奉觴為壽良久大常詐為市殺饌密詣直徽猷閣通判權州事高世定告之世定亟遣兵官掩捕得法恩與其徒數十人皆論如法以大常為保義郎據浙東提刑司所申大常以六月二十二日告變愈以十六日改除相去六日大常八月補官令併書之是日張俊岳飛至楚州飛居城中俊居於城外中軍統制王勝引甲軍而來或告俊曰王勝有害樞使意俊父名密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呼俊亦懼問何故擐甲勝曰樞使來點軍不敢不貫甲耳俊乃

命卸甲然終憾之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時統制河北軍馬李寶戍海外飛呼至山陽慰勞甚悉使下海往山東牽制寶焚登州及文登縣而還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人所得因命毁其城遷其民於鎮江府人不樂遷莫不垂涕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至

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拒凡數月朝廷以興糧餉道梗孤軍難守乃命班師興率軍民僅萬人南歸至大章谷遇金人數千要路興擊退之至鄂州都統制王貴言於朝遂以興為左軍同統制

辛卯武經郎吉陽軍使楊雍言徽宗御製叙述宣和内禪事因及罪巳奏天密表真本見在萬安軍蔡攸子孫家詔藏敷文閣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雍國公劉光世罷為

萬壽觀使金人始渝盟光世嘗請以舒蘄等五州為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為藩籬之衛諫官万俟卨言光世欲以五州為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藩鎮之弊不可許也及是三大將既罷光世入朝因引疾丐祠上謂大臣曰光世勲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須賜勲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光世乞五州為一司據孫覿撰卨墓誌云耳而不得其年

月熊克小歴附之去年六月按禹去年閏六月始自湖北提刑還朝附湖南運判又除監察御史八月方除右正言克蓋甚誤今推附此當求其本日

丙申金州言免解進士蔣舉宣和初丁母憂廬墓墳生芝草詔旌表門閭

是月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敵人自聞烏珠大敗之後其跳梁之勢比之前日稍衰比廟堂制勝將士協和大挫凶威福及遐邇天下幸甚薩里罕在長安猶敢揭榜諸處自謂東南獲捷以安人心衆不可欺往往唾罵

三月二十二日長安白日昏暗至舉燈燭又鋒刃之端悉皆有火議者謂白日昏暗陰太盛也鋒刃有火將自焚也敵方肆其貪暴結怨士民其滅亡固可待矣近差往長安幹事官吳名世申金人累經敗衂可以乘勢出兵緣金人重兵多在岐隴一帶不住探得練兵聚糧欲來侵犯又各增城濬濠為自保之計度其勢固未能動止恐別有包藏臣見令精審間探密結土豪多方以圖之非十分得便豈敢輕舉向蒙朝廷指揮令招諭慕容

消此最令日所宜先者本司節次遣人入偽地先次結約到環慶路都監伍元等又令幹事官章欽并間探人王貴張仲元等密切前去及聞秦鳳見作偽涇原帥近與金人有隙亦令齎書諭以朝廷德意冀其改圖自餘忠義軍民在陜西結集者甚多一一推誠撫納仍令各先占地利可以保聚俟有機便則内外相應並據前後探報計算元帶過河甲軍從軍約五萬人自去年五月至今諸將獲捷大小五十次殺傷及招收敵軍約三萬

人若陜右忠義保聚得數處稍能自立則敵勢必分其弊可乗當與諸帥共圖進擊或見機便不敢遺力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卭武郎李微齎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皓行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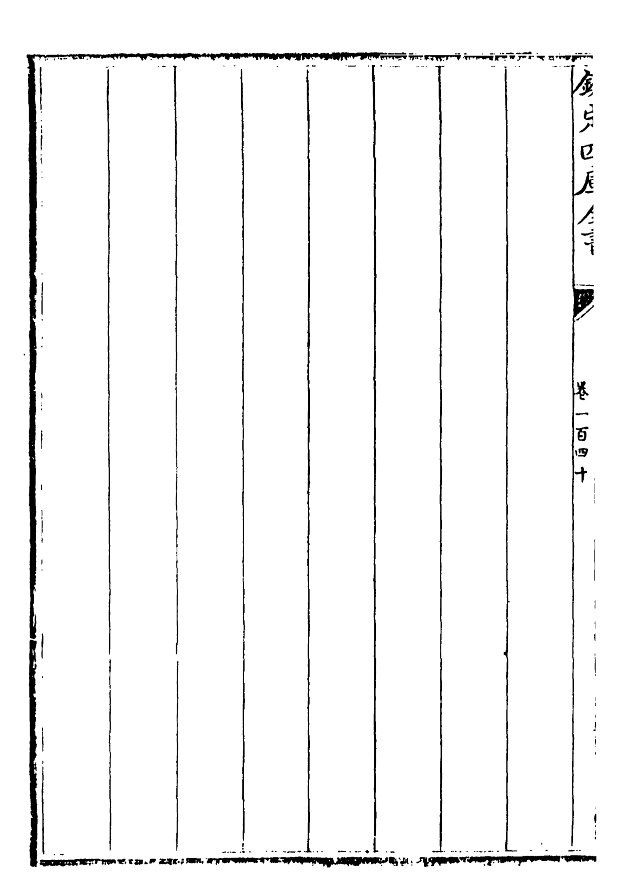
此據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 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謄録監生臣李兆文

謄録監生臣袁秉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秋七月丁酉朔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少保

戊戌實録院進呈徽宗皇帝實録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觀四年

庚子上以臨安旱疏食請禱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

日大雨　翰林學士兼實録院修撰范同為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頴罷以言者論其卑凡也自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新福建路轉運判官董將江西路轉運判官孫邦並罷以言者論將邦皆孫近之死黨自近罷政而二人者陰懐怨望至於皷飾浮言撼揺軍政故斥之　給事中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林待聘兼直學士院　中書舍人兼侍講程克俊試給事中　起居舍人兼實録院

檢討官朱翌試中書舍人兼實録院修撰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乞宫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左武大夫耿著杖脊刺配吉陽軍牢城先是韓世忠既罷兵遣著先之山陽著與總領財賦官胡紡有舊爲紡言朝廷令二樞密來分撥軍馬紡言嘗與諸軍議欲開落走死逃亡之在籍者著又言軍中弊倖雖郭子儀李光弼不能無若一日頓革未必不生事吕祉之戒不可不慮紡奏著皷惑衆聽事下大理故有是

命紡始媚事著苛故亟為世忠所薦及世忠罷紡首訐其過焉　初天聖間立川交子法三歲一易令民户輸紙墨費三十錢至是詔增為六十四每界亡慮一百七十萬緡其更易不盡者亦二十餘萬緡號水火不到錢悉令計司取之以備邊用

癸卯言者論旱魃為虐蓋州縣之間有傷和氣者七事昨降指揮許江浙折帛錢以十分為率紬折六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紬絹疋八千綿每兩五百皆所以寛民

力也而州縣乃盡令折錢一也民間積欠稅物比令分四科隨稅帶納而州縣應民間七年八年九年積稅盡令一併送納二也諸州軍匠盡赴軍器所充役逃病死亡殆無虛日三也此項今年四月壬申已得旨減退不知何以如舊頃者鎮江府起蓋倉屋二百餘間計其費不下十餘萬緡皆民之脂膏四也頃以國公出閤勳臣還朝修建府宅又興立營寨為諸軍老幼歸宿之地雖不得已豈免怨咨五也頃者復免行錢既兼收於貧弱下户後連及於鄉村下

店民有扃鋪而廢業者六也獄者人命所繫長吏或誤殺人巡尉執平民以為冦七也望特降睿旨督諸路憲漕求所以更張蠲免裁减而禁戢之勿為文具以召和氣詔分送合屬去處條具申尚書省　直秘閣陜西節制司參議官王湛入辭上以御劄賜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曰已降詔旨委卿宣諭諸將保捍關隘極力戰守如有建立奇功當加不次之賞令遣湛申諭朕意併令面飭諸將又賜知金州兼節制陜西軍馬郭浩詔書俾

遍諭諸路舊臣使為内應詔林待聘所草

甲辰直顯謨閣提舉川陜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三日晝晦油酒變色皆白兵刃出光焰涇州雨沙旱災相仍赤地千里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虚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好兵嗜殺肆為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修人事以待之耳　御史中丞何鑄入對復論資政殿學士孫近之罪以為近自罷政以來每對客談即云緣

與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遂致丐祠而去一時好事之人往往傳為口實且如茲者延登勲臣置在樞筦此皆成算素定億姓均懽顧近何為而云不合揆近之意不過掠虛美於一已嫁實怨於君上欲望將臣日所論近章亟行頒降使天下之人知近果為懷私異議而去初不為陛下與秦檜議邊事不合而去也則天下之所以為觀聽者勿惑矣從之　尚書兵部侍郎張宗元充寶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浙西沿海制置使代仇悆

也朝廷始聞王法恩事故亟罷之愈亦乞奉祠改提舉江州太平觀愈得祠在是月己酉　樞密使張俊上從軍死事將校姚端等九百三人其七百四十七人共官其子孫九百六十四餘一百五十八人各賜其家帛二十疋自端至李青等三百三十人仍各贈八官至一官並從之乙巳左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先是度支員外郎李椿年審究岑三郡安支之數為錢六十七萬餘緡其間有市馬及銀器

供張帟物之歸已者故有是命

丁未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提舉實録院慶國公秦檜以進書恩遷少保封兾國公

戊申萬安軍編管人温濟量移潭州用韓世忠奏也濟始以告訐著得罪著既敗世忠乃請遷之事祖見九年九月戊戌

己酉命參知政事范同兼修實録

庚戌詔實録院修撰官以下各轉行一官於是延福宮使慶遠軍承宣使入内内侍省都知都大提舉諸司梁

邦彥落階官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後官者除正任自此始邦彥除正任日歷不書林待聘內制集有除充詔書云屬者祇嚴寶册勤成信書皆一時大典而爾庀職其間咸有績用蓋即此賞也答詔在張俊辭太傅胡世將乞奏親孟忠厚辭少保之後岳飛乞罷樞副張中孚辭起復之前以日歷考之忠厚除少保在此月丁酉世將乞奏親在丁未後除太傅在己未中孚起復在八月戊辰飛罷樞副在甲戌則邦彥除命必在此時今併附降旨之日俟考

壬子右諫議大夫萬俟卨言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墮今春敵寇大入疆場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為犄角璽書絡繹使者

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蘄匆卒復還所幸諸帥兵力自能却敵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摇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於外以伸邦憲癸丑上謂大臣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敵來逕趨蘇常豈不摇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蓋

將士戍山陽厭久欲弃而之他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先是飛數言和議非計檜大惡之岳侯傳云紹興十一年大金約和上令議和事便與不便侯奏曰金人無故約和必探我國之虛實如年前正約和間併兵盡舉張俊不能迎遏其軍大潰失陷川陝烏珠韓常重兵攻淮西是時韓世忠在楚州亦無所措遂求救於朝廷後無旬日盡失淮楚退兵回住鎮江以拒江為險更無前進之意大概行兵無方畧料敵無智勝賞罰不明信令不行兵無鬬志是以戰之不勉攻之不拔則敗之由也如臣提兵深入敵境穎昌之戰我兵大捷敵衆奔潰前入汴京當時戮力齊心上下相副併兵一舉大事可成今日烏珠見我班師有何懼而來約和豈不為詐據臣所

見為害不為利也此奏不見於他書按飛自郢城歸後烏珠未嘗求和又其詞拙樸疑亦未真姑附著於此存其意可也及是飛自楚州歸乃令禼論其罪始有殺飛意矣熊克小歴稱禼言飛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蓋孫覿撰禼墓誌云耳今日歴載禼三章乃無此語克又不考而遂因之今仍載其本文庶不失實詔權尚書吏部侍郎張宦與外任宦乞奉祠乃以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明州梁汝嘉落直字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武泰軍節度使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

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碁此最高着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陜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元濟江陰人也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良臣權尚書吏部侍郎　右奉議郎宋貺為軍器監主簿　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韋淵乞從便往外郡尋訪醫藥許之

乙卯詔階成岷鳳金商秦隴州永興軍鳳翔府州縣官並依光州已得旨到任半年減二年磨勘任滿遷一官以極邊故也

已未少師樞密使濟國公張俊為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大為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在給勅之前並聽蔭

補用考功員外郎游損請也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況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辛酉尚書禮部郎中張廣守起居舍人王明清揮麈錄云張彥實為著作郎秦檜一當軸其兄楚材為秘書少監約彥實觀梅於西湖楚材彥實次其韻檜之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遂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按廣紹興九年五月自著作佐郎遷祠部員外郎十年四月遷禮部又陞郎中今年七月遷起居舍人十二月秦梓方除秘書少監明年正月廣遷起居郎明清蓋小誤也

癸亥秘閣修撰知臨安府俞俟陞敷文閣待制　是日大雨翌日輔臣稱賀上曰朕日來卧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遍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循其文耳

是月樞密使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叶故也俊因奏事乞趣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

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
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蒙專任當
誡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端明
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薨於饒州
八月丙寅朔劉錡入辭命坐賜茶　武功大夫榮州團
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知揚州主管淮東
安撫司公事總領節制本路諸州水寨民兵先是淮東
轉運副使陳亥劾師臣劉光遠歷守眞揚二州移用公

私錢斛金銀雜物十餘萬貫石疋兩收支不明詔浙西提刑司劾治故命綱代之光遠之劾日歷不書今以十月二日陳袞乞移差遣狀修入　左武大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都監樊序知楚州戊辰前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仲孚前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並特起復中孚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中彥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以其丁內艱故也中孚等力辭乞依前行在宮觀許之中孚等奉祠在十二月丁卯　中書舍人熊

實録院修撰朱翌乞祀韓厥於作德廟仍就行在所權

創祠宇詔禮部討論如所奏

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靴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

邵守軍器監始除也上覽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

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凡

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

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

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

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誚不可不謹

尚書都官員外郎施鉅為吏部員外郎

壬申資政殿學士顏岐薨於福州

癸酉左承議郎高頴添差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參議官限三日之任令湖廣總領官林大聲優與津發

甲戌少保樞密副使兵飛復為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罷未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檝復交疏論之大畧謂飛被

旨起兵則畧至龍舒而不進銜命出使則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於君邪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欲除某而某不願為者妄自尊大畧無忌憚近嘗倡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揺惑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雖斬飛何益伏祈速賜處分俾就閑祠以為不忠之戒卨章四上又録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熊克小歷云張俊岳飛皆在鎮江府而万俟卨等論飛罷於是飛上章丐罷以為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備按趙甡之

遺史令年七月初俊飛自楚州俱還而本月俊再出使飛不行故此月已卯諫疏有云岳飛官屬盡辟充行府差遣飛既不行遂各請宮祠平居無事聚於門下比緣臺諫繳納副本一夕散去以此考之葢知飛不在鎮江無疑也克實甚誤

乙亥詔諸王之後各以最長一人權主奉祠事不改環衛官先是諸王官教授兼親賢宅講書石延慶援故事請襲封事下禮官而有是命延慶新昌人也

丙子保成軍承宣使知南外宗正事仲獨卒於泉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國公

丁丑徽猷閣待制知廣州陳橐貶秩一等初宜章盜駱科既為官軍所破其黨鄧寧李定鄺郃等復羣聚為寇詔廣西經畧使胡舜陟節制湖廣三路之兵討之時選鋒軍統制韓京駐廣東橐奏留京乞令免聽舜陟節制朝論以橐稽留制書故有是命

已卯右朝議大夫直秘閣于鵬為廣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右奉議郎黨尚友為廣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右朝奉郎孔戎為江南西路安撫司參議官左朝散郎孫

草通判興化軍左宣教郎張節夫通判南劒州岳飛之罷也鵬等十一人皆奉祠居行在及臺諫以劾疏遺飛鵬等聞之一夕散去事聞詔並添差江湖閩廣諸州趣令之任　言者論湖南米斗百錢請令漕司廣行收糴時已令度支員外郎李椿年拘收岳飛軍中錢物乃詔以上供經制錢收糴俟椿年拘到撥還　詔路允廸家屬量移衡州居住以其家言允廸不受金人職事令被拘囚與孟庾事體不同故有是命

庚辰故武功郎閤門宣賛舍人濠州兵馬鈐轄統領水戰人船邰青贈武顯大夫官其家二人以死事故也

甲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間未嘗無歲此天祐也然不可恃此不為之備祖宗置義倉以待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行不虔妄有支用寖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或無饑病矣

戊子殿中侍御史羅汝楫守起居郎

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試不肯移那監試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事也　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特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於晉陵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翌日又詔世將弟彦博起復依舊添差提舉兩浙市舶官給葬事時金人統軍和珍希卜蘇合軍五萬餘屯劉家圈右護

軍都統制吳璘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皆會於仙人原世將授璘以攻取之策璘乞精兵三萬人破此兩冦收復秦隴事若不捷誓以必死世將以二萬八千人與之仍命政出和尚原浩出商州以為聲援璘閲兵河池以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

替則以鼓為之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琯知車戰之利可用於平原曠野之間而不得車戰之法其敗固宜敵騎長於奔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去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

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按是月丙申朔）丁酉太常博士王普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己亥秉義郎韋誼為武德郎閤門宣賛舍人誼淵少子也

辛丑宿州觀察使知閤門事鄭藻以觧帶恩陞瀛海軍承宣使

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琚往鄂州根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判官汪叔詹以書白奏檜言岳飛項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乙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弊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上謂檜聞飛軍中有錢二千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琚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比之頭會箕歛不知

幾多民力何以辦此檜曰軍興以來間有取於民者皆非得已今無横賦而上朝夕軫念蓋務稍廣諸蓄以備緩急不待取於民而自足耳叔詹婺源人也熊克小歷時有上殿官乾没頗疎通上因命將仕軍前根括前物歲入幾何諸路月椿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幾何當議省之按據紹興八年十二月除軍器監丞去年四月還少監克謂之上殿官蓋不審也考之日歷檜是行專為根括岳飛軍中現在錢物詳見十二年三月庚戌

是日鄂州前軍副都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懼不得還乃妄用金人侵

犯上流兾朝廷還岳飛復掌兵而已為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之以統制官傅選為證貴即日以聞張俊在行府聞之遂收憲屬吏俊東平人初為雄威率後從范瓊為右軍統制者是也王俊首狀全文見今年十二月癸巳注此不別出趙甡之遺史云張憲以軍前統制為提舉一行事務得岳飛之子雲書遂欲劫諸軍為辭且曰率諸軍徑赴行在乞岳少保復統軍或曰不若渡江往京西朝廷必遣岳少保來撫諭得岳少保復統軍則無事語漸漏露百姓皆晝夜不安官司亦無所措置惟憂懼而已都統制王貴赴鎮江府詣樞密行府稟議方回到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以其事告之貴大驚諸統制入謁貴貴遂就執憲送於行府張俊令就行府取劾獄

成送大理寺俊濟南人范瓊領兵在京東俊為劊子此所云差不同按俊首狀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則憲此時固不在鄂州然亦小誤也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榮茂世薿為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主帥岳飛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計他無所預卻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即日上聞秦檜得之藉以興羅織之獄殺岳飛父子知世茂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世茂有霸府之舊秦屢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從班汪訐岳之後獄方竟而殂豈非命歟按叔詹此時與薿同為湖北漕或是新除總領林大聲未到而暫攝也姑附此當考

甲辰詔宗室緦麻親任環衛官身亡者賜錢三百千袒免減三之一自軍興財匱宗室近臣吉凶賜予皆罷之

及是皇叔祖右監門衛大將軍利州刺史仲湜卒至無以歛判大宗正事齊安郡王士㒟請於朝故有是旨

戊申泗州言奉使官工部侍郎莫將知閤門事韓恕歸至本州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今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陵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謂將帥各自為家莫相統一今閫畫歸朝廷紀綱既立軍政必修望風畏懾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

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先是將捴至涿州為金人所執至是都元帥越國王宗弼將與本朝議和故縱之歸報焉既而宗弼引兵犯泗州破之淮南大震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引兵至秦州城下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夜引兵入隴州界徑趨吳山與金人對壘

是日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始聞起復之命遂辭官

持喪惟軍事權行與決令發驄行遣奏乞遣官交割宣撫司職事不許

己酉秘書省著作佐郎鄧名世罷以言者論名世初本無官緣諂事劉大中遂力薦之於朝自入館以來蔑視同列竊議時政故也

庚戌御史中丞何鑄言直秘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喻汝礪輕銳狂妄為門僧報怨興起大獄旁及無辜惑衆諂罷之先是廣安僧慧鑾淫穢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

夫多為之請不聽卒杖而黥之且劾守臣滕裪於朝不報鑄又以為言汝礪遂罷汝礪為漕時本路當運米三十八萬石至利州舊例都漕司界以水脚錢四十八萬緡而不時與汝礪遣宣撫副使胡世將書言事有四難米價增長糴之難脚直空乏請之難舟子凋零雇之難江流乾淤運之難先是宣撫司取對糴米於四川至戶而潼遂果合諸郡絶少稻田自軍興聽輸以粟至是都漕司責令輸粳其已津運者皆却還之汝礪力爭言其

不便者五東川鹽舊行於劍外近歲階成鹽通入利路而容販始衰都漕司又置通貨場於興元府及閬州凡商人以鹽至二郡者皆拘入之必盡鬻於官乃償其直商人不能伺則每百斤令輸通貨錢三引或二引然後聽其他之貨日以壅汝礪為世將言四川一家潼利一民本路歲發折估錢五百五十萬緡以階成鹽稅及通貨所取言之筭計見效恐未足以當本路鹽井折估之直著通而一之取其大而畧其小可也又言鹽鹺榷酤

之利此二物者今日四川之司命知所以張之而不知所以弛之知所以用其利而不知所以救其弊誅求不已無以為持久之策矣此皿據汝礪文集修入詳著之以見四川財穀事宣司之從違當考

閤門宣贊舍人知濠州王萃罷以樞密使張俊言萃並無措畫故也　閤門宣贊舍人寇宏知濠州

辛亥吳璘急攻秦州拔之守將武誼將官邵于成紀知縣荔諫等皆降吳璘復秦州日歷不載而熊克繫之去年九月實甚誤也以王曮所撰吳璘神道碑趙甡之遺史實士𢧐蜀口用兵録考之皆在此年克已於去年九月書之而今年八月末又書秦隴二州

蓋重疊差誤耳　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宫歐陽懋卒於衢州

癸丑詔歸朝官選人嘗以賞循轉者並十五考改京官事祖見紹興五年十一月

甲寅以皇太后生辰預即宫中啓建祝聖壽道場自是為例　工部侍郎莫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敵意未可知但教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嘗與議及此俊亦深曉云

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是日建康府火燔公私室廬甚衆

乙卯詔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劉光遠令赴行在奏事仰秀州守臣方滋不移時刻津遣須管來晚到行在時

金國都元帥越王宗弼以書來金國書日歷不載紹興講和録有之今附於此

或謂金書本大不當具載臣謂此猶匈奴單于遺漢文

漫書之比無足隠者當稍刪削而具存之以見一時議

論之實紹興講和録金國都元帥上皇朝書皇統元年九月日皇叔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尚書

省致書云云去歲使至遠沐書翰良仞勤意爾後衮衮頗疎嗣音即日動靜之間茂惟神介休祉爰念日者國

家推不世之恩興滅繼絕全畀濁河之外使專撫治本期偃息兵民永爾康又豈期畫封之始情不由衷其餘詳悉條目朝廷已嘗諄諭藍公佐輩殿後莫將之來輒申慢詞背我大施尋奉聖訓盡復賜土謂宜自省乃復搖蕩邊鄙致稽來使久之未發而比聞至於分遣不還之徒冒越河海剽掠郡邑考之載籍蓋亦未有執迷至於此者今兹降天威問罪江表已會諸道大軍水陸並進師行之期近在朝夕義當先事以告因遣莫將等回惟熟慮而善圖之餘冀以時善衛生理專奉書披達不宜此書削去四十八字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趣召之翌日光遠王行在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問遂以為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而左武大夫吉州刺史曹勛亦遣拱衛大夫

忠州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及金國統軍罕扎戰於剡家灣敗之初罕扎與希卜蘇合軍劉家圈罕扎善戰希卜蘇善謀二人皆老於兵者狃其常勝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進退有守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於原上則勝璘以為然諸將議不同璘曰諸將所以不同憚辭勞苦不欲攻原上耳若金人乘勢而下我兵敗

矣卒如仲議璘既相視其地乃遣人告敵曰明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遣仲與鄜延經畧使𦍑知成州王彦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柵然後發火又遣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臘家城戒曰敵根本在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軍行寂無人聲又天大陰霧既上嶺列柵乃發火敵大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闌敵帥以馬楇敲鐙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

益振璘策希卜蘇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罕札恃其百戰百勝與希卜蘇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罕札勒兵已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更休迭戰敵及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敵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宜可勝璘叱曰如此則我走敵遂勝矣敵已潰毋自怯璘輕裘駐馬陣前麾軍亟戰我師皆殊死鬭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首三千六百生擒七百人騎將楊萬脊力過人生擒一千戶返璘

曰萬可斬也戰方急豈可得一賊而遽返邪萬投千户於地倉遽復上馬入陣騎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軍察敵將潰越陣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數千偽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走張士廉違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翌日第賞馬廣者獨不及反將誅之曰此違約束輕犯令者也罕扎入城率餘兵拒守璘圍之 維兄小歷載剡灣之捷於去年九月庚申蓋亦差一年也

丁巳尚書左司員外郎李公懋直寶文閣為福建路提

黜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於內殿遂命持金帥報書以行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某啟季秋霜冷伏惟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省國公台候起居萬福軍國仕重仰勞經畫某將等回特承忠書祇荷記存不勝感激某昨蒙上國皇帝推不世之恩日夜思念不知所以圖報故遣使奉表以修事大之禮至於奏稟千請乃是盡誠不敢有隱洪與來從謹以聽命不謂上國遽起大兵直渡濁河遠踰淮浦下國恐懼莫知所措夫貪生畏死乃人之常情將士臨危致失常度雖加誅戮有不能禁也今閒興問罪之師先事以告仰見愛念至厚未忍棄絕下國君臣既畏且感專遣廣州觀察使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光遠成州團練使武功縣開國子曹勛往布情懇望太保左丞相侍中都元帥領首國公特為斂奏曲

加寬宥許遣使人請命闕下生靈之幸下國之願非所敢望也惟祈留神加察幸甚向寒切冀保重有少禮物具於別封伏乞容納不宣

左正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趙彬卒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己未右通直郎直秘閣何麒特賜同進士出身麒青城人常守蜀郡用薦者除職提點湖南刑獄未上復召對遂命為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

癸亥言者乞今有官人銓試並兼習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義曰斷案曰律義願

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者欲使之明法令乙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明古今通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十一月壬寅降旨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鵬家城班師初金統軍呼扎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守將且來世將處耶世將以金人之俘三千人獻於行在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護

中以聲音形貌驗得女真四百五十人同日斬於嘉陵江上斂其屍以為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罕扎之受圍也追涇原經畧使秦弼策應不至罕扎歸遂罷弼　是日武顯大夫西和州巡檢元成與金人戰死時宣撫司命成以所部牽制熙河敵兵行至鞏川撲麻與敵遇自度必死南向而哭曰長於行陣死於兵戎竟不得見吾君矣遂自刭而死

乙丑宰執奏事秦檜曰山陽所以捍淮東東關扼淮西

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
江淮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俊益修守備
令莫將還雖遣報使然務以議和為意但當作不講和
處之耳　諸路將作軍器監如諸寺長貳例舉本屬人充
京官三員以上歲舉二員六員以上舉三員用吏部請
也　是日商州管内安撫使邵隆及偽知虢州貫澤戰
敗之復虢州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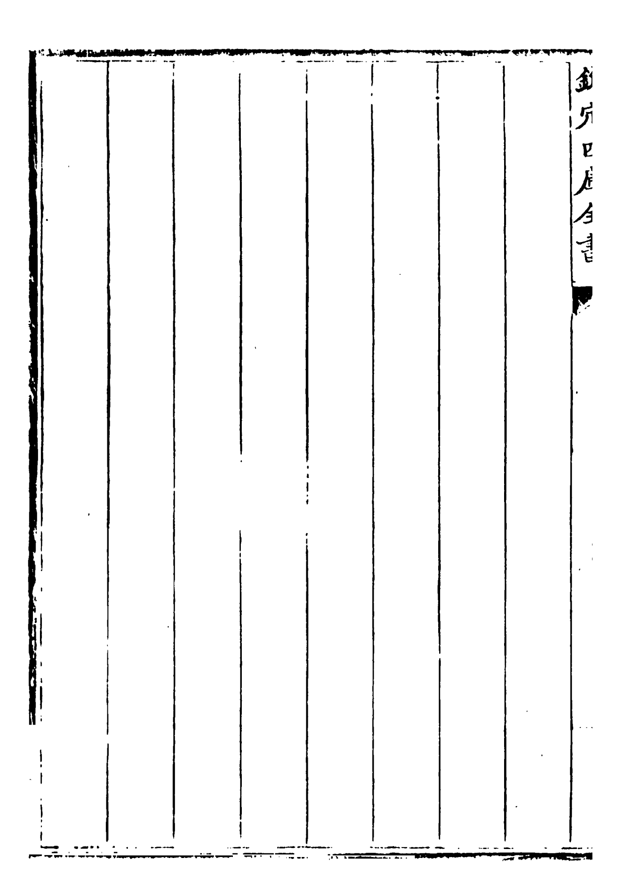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罕札原書作胡盞誤今改正

希卜蘇原書作習不祝即金史之習不出並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